

論語

手抄綫裝本

丁永康 書寫

李健秋 譯文

中國書局

丁永康 書寫
李健秋 譯文

論語

手抄綫裝本

中國書局

【譯文】①孔子說：『先學習禮樂而後再去做官的人，是出身於民間的平民；先有了官職再學習禮樂的人，是出身於上層的貴族子弟。如果要選用人才從事政務，那我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。（因為學習過禮樂的人在處理政務的時候會較少犯錯誤。）』

②孔子說：『曾跟隨我從陳國到蔡地去的學生，現在都不在我身邊受教了。（子路、子貢等先後離開了我，顏回也去世了，我很想念他們。）』

長政事的，有冉有、季路；通曉文獻知識的，有子游、子夏。④孔子說：『顏回不是對我有帮助的人，他對我說的話沒有不心悅誠服的。』

先進篇第十一

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

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篇第十一

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先進篇第十一

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

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篇第十一

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

先進篇第十一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

先進篇第十一 子曰：『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』先進篇第十一之一章① 子曰：『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』先進篇第十一之二章② 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先進篇第十一之三章③ 子曰：『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！於吾言，無所不說。』先進篇第十一之四章④ 子曰：『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間。』

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先進篇第十一之五章① 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先進篇第十一之六章② 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為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。」先進篇第十一之七章③ 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（*guo*）。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；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先進篇第十一之八章④ 顏淵

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先進篇第十一之五章 南

容三復白圭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先進篇

第十一之六章

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

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

先進篇第十一之七章

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

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

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

之後不可徒行也 先進篇第十一之八章 顏淵

【譯文】①孔子說：「因才異是幸願呀！人們對於他的父母兄弟稱贊他的話，都沒有什麼異議。」
②南容反復誦讀《詩經》中「白圭之玷（*zhi*）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不玷，不可磨也」的句子，（詩句大意是：白玉上沾上了污點，可以打磨掉，我們言語中有了污點，却没有辦法去除。）孔子（看到這種情形，知道他是一個謹慎地要求自己的人，）把侄女嫁給了他。
③季康子問孔子：「你的學生中誰是好學的？」孔子回答說：「有一個叫顏回的學生很好學，不幸短命死了。現在再也沒有像他那

樣的了。」
④顏淵死了，顏路（顏淵的父親，也是孔子的學生）請求孔子賣掉車子，給顏淵買個外槨（古代貴族階層辦理喪事，都要用兩層槨木，裏面一層叫作「槨」，外面一層稱爲「椁」。顏淵出身平民，本來不必置槨的，但他的父親希望能把喪事辦得體面一些，因此向孔子提這個要求）。孔子說：「雖然顏淵和我的兒子（伯鯉）一個有才一個無才，但都是我的孩子。伯鯉死的時候，也是有槨無槨。我沒有賣掉自己的車子步行而給他買槨。因為我畢竟曾經做過大夫，是不可以步行的。」

不是我的過錯，是那些學生們干的呀。」

④子路問怎樣去事奉鬼神。孔子說：「沒能事奉好人，怎麼能事奉鬼呢？」子路又問：「那麽請允許我冒昧地問一下，死是怎麼回事？」（孔子回答）說：「還不能明白活著的道理，怎麼能知道死呢？」

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〔先施篇第十一之九章〕 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〔同〕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！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！」〔先進篇第十一之九章〕 ④ 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。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〔先進篇第十一之十章〕 ③ 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曰：「敢問死？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〔先進篇第十一之十二章〕 ④ 閔子侍側，

閭閻(ā)如也；子路，行行(háng)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(kǎn)如也。子樂。『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』
① 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『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』子曰：『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』
② 子曰：『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？』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『由也升堂矣！未入於室也！』
③ 子貢問：『師與商也孰賢？』子曰：『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』曰：『然則師愈與？』子曰：『過猶不及。』

閭	閭	如	也	子	路	行	行	如	也	冉	有	子	貢	侃	侃	如	也
子	樂	若	由	也	不	得	其	死	然	先	進	篇	第	十	之	十	章
魯	人	爲	長	府	閔	子	騫	曰	仍	舊	貫	如	之	何	何	必	改
作	子	曰	夫	人	不	言	言	必	有	中	先	進	篇	第	十	一	之
四	章	子	曰	由	之	瑟	奚	爲	於	丘	之	門	門	人	不	敬	
子	路	子	曰	由	也	升	堂	矣	未	入	於	室	也	先	進	篇	第
十	之	十	五	章	子	貢	問	師	與	商	也	孰	賢	子	曰	師	
也	過	商	也	不	及	曰	然	則	師	愈	與	子	曰	過	猶	不	及

【譯文】①閔子騫侍立在孔子身旁，一派和悅正直的樣子；子路則是剛強的樣子；冉有、子貢是溫和快樂的樣子。孔子很高興。但孔子又說：『仲由總是這樣勇猛剛強，強者易折，』像他這樣，只怕難得善終呀！②魯國鑄修長府的閭閻。閔子騫道：『維持原樣，不也就可以了嗎？何必改建呢？』孔子道：『這個人平日不大開口，一開口就說到要害上了。』③孔子說：『仲由彈瑟，爲什麼在我這裏彈呢？』孔子的學生們因此都不尊敬子路。孔子便說：『仲由嘛，他的學問修養已經很不

轉了，祇是還不够精深罷了。』

【譯文】①子貢問孔子：「子張（顓孫時）和子夏（卜商）二人，誰更強一些呢？」孔子回答說：「子張呢，有些過分，子夏呢，還有些不夠。」子貢說：「那麼是子張強一些嗎？」孔子說：「過分和不足同樣不好。」②季氏比周朝的公侯還要富有，而冉求還幫他搜刮來增加他的錢財。孔子說：「他不是我的學生了，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去攻擊他吧！」③孔子評價自己的學生，認為高柴（字子羔，孔子學生）愚直，曾參遲鈍，顓孫時偏激，仲由魯莽。④孔子說：「顏回的學問道德接近於

完善了吧，可是他常常貧困。端木賜不安於上天安排好的命運，去囤積投機，猜測行情，往往猜中，（獲得大量的財富。）」⑤子張問做善人的方法。孔子說：「如果立志做善人，就要像磨墨學習。因為如果」不沿著前人的腳印走，其學問和修養就不到家。」

先進篇第十一

季氏富於周公而求

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

鼓而攻之可也先進篇第十一

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篇第十一

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

則屢中先進篇第十一

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篇第十一

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

先進篇第十一之十六章①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「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先進篇第十一之十七章②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！屢空；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；億則屢中。」先進篇第十一之十九章④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「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」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章⑤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？君子者乎？色莊者？」

乎？『先進篇』之二十一章① 子路問：『聞斯行諸？』子曰：『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』冉有問：『聞斯行諸？』子曰：『聞斯行之。』公西華曰：『由也問『聞斯行諸？』，子曰：『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』亦也惑，敢問？』子曰：『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』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一章② 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『吾以女為死矣！』曰：『子在，回何敢死！』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三章③ 季子然問：『仲由、冉

乎 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

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

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

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

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

無人故退之 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一章 子畏於

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

死 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一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

【譯文】①孔子說：『人們都推許誠信實樸的人，但有時也很難分辨這種人到底是真正的君子，還是道貌岸然的小人呢？』②子路問：『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』孔子說：『有父兄在，怎麼能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呢？』冉有問：『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』孔子說：『聽到了就行動起來。』公西華（在一邊聽到），問孔子說：『仲由問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，您回答說『有父兄健在』，（不能這樣做）；冉求問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，您回答『聽到了就行動起來』。（同樣的問題，你却給了完全相反的回

答。）我被弄糊塗了，大膽地再問個明白。』孔子說：『冉求性格謹慎，容易退縮，所以我鼓勵他；仲由却勇氣過人，所以我更讓他懂得克制。』③孔子（和弟子們）在匡地受到當地人圍困，（很不容易才逃出來。）顏淵（照顧老師和同學先走，）自己最後出來。孔子（見到他後，）說：『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呢。』顏淵說：『您還活著，我怎麼敢死呢？』

【譯文】①季子然：季氏家族的人，其地位應當是魯國的公卿。問孔子：「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我以為你是問別人，原來是問由和求呀。我們所說的大臣，是那種能够按照仁之道來事奉君主的臣子，如果仁之通行不通，他寧肯辭職不干。現在由和求這兩個人，祇能算是有才能的臣子罷了。」季子然說：「那麼他們會一切都順從上級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殺父親、殺君主的事，他們也不會順從的。」②子路讓子羔去作季氏家族封邑費地的長官。孔子說：「這簡直是害弟子弟。」

子路說：「那個地方有老百姓，有社稷，治理百姓和祭祀神靈都是學習，難道一定要讀書才算學習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所以我討厭那種花言巧語狡猾的人。」

求	可	謂	大	臣	與	子	曰	吾	以	子	爲	異	之	問	曾	由	與
求	之	問	所	謂	大	臣	者	以	道	事	君	不	可	則	止	今	由
與	求	也	可	謂	具	臣	矣	曰	然	則	從	之	者	與	子	曰	弑
父	與	君	亦	不	從	也	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四章										子
路	使	子	羔	爲	費	宰	子	曰	賊	夫	人	之	子	子	路	曰	有
民	人	焉	有	社	稷	焉	何	必	讀	書	然	後	爲	學	子	曰	是
故	惡	夫	佞	者	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五章										子	路	
曾	皙	冉	有	公	西	華	侍	坐	子	曰	以	吾	一	日	長	乎	爾

求，可謂大臣與？」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問？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；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從之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弑（三）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【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四章】①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！」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！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【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五章】② 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」

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「不吾知也！」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（gǔ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（shěn）之。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！」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「昇

毋	吾	以	也	居	則	曰	不	吾	知	也	如	或	知	爾	則	何	以
哉	子	路	率	爾	而	對	曰	千	乘	之	國	攝	乎	大	國	之	間
加	之	以	師	旅	因	之	以	饑	饉	由	也	爲	之	比	及	三	年
可	使	有	勇	且	知	方	也	夫	子	哂	之	求	爾	何	如	對	曰
方	六	七	十	如	五	六	十	求	也	爲	之	比	及	三	年	可	使
足	民	如	其	禮	樂	以	俟	君	子	赤	爾	何	如	對	曰	非	曰
能	之	願	學	焉	宗	廟	之	事	如	會	同	端	章	甫	願	爲	小
相	焉	點	爾	何	如	鼓	瑟	希	鏗	爾	舍	瑟	而	作	對	曰	異

【譯文】子路、曾皙（孔子的學生曾點，曾參的父親）、冉有、公西華四個人陪孔子坐著。孔子說：「我年齡比你們大一些，不要因為我年長而不敬說。你們平時總說：『沒有人瞭解我呀！』假如有人瞭解你們，（想讓你們出去做官。）那你們要怎樣去做呢？」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中等國家，夾在大國中間，常常受到別的國家侵犯，加上國內又鬧饑荒，讓我來治理，祇要三年，就可以使人們勇敢善戰，而且懂得禮儀。」孔子聽了，

微微一笑。孔子又問：「冉有，你怎麼樣呢？」冉有答道：「國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見方的小國，讓我來治理，三年以後，就可以使百姓富足飽暖。至於禮樂教化方面的事，我的才能恐怕不足，要等賢人君子來推行了。」孔子又問：「公西華，你怎麼樣？」公西華答道：「我不敢說自己有能力，但是願意通曉做事通學習。比如在宗廟祭祀的活動或回到國的盟會中，我願意穿著禮服，戴著禮帽，做一個小小的司禮官。」

孔子又問：「曾點，你怎麼樣呢？」這時曾點彈琴的聲音逐漸放慢，接着「鏗」的一聲結束樂曲，站起來回答說：「我想到和他們三位說的不一樣。」孔子說：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正是要各人講自己的志向呀。」曾皙說：「暮春三月，已經穿上了春天的衣服，我和五六位成年人，六七個少年，去沂河裏洗澡，在舞雩臺上吹吹風，一路唱着歌走回來。」孔子長嘆一聲說：「我是贊成曾皙的想法的。」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三個人的都出去了，曾皙慢走。他問孔子說：「他們三人的幹怎麼樣？」孔子說：「也就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。」曾皙說：「夫子為什麼要笑仲由呢？」孔子說：「治理國家要講禮讓，可是他說話一點也不謙讓，所以我笑他。」曾皙又問：「那歷是不是冉京講的不是治理國家呢？」孔子說：「那裏有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見方的地方就不是國家呢？」曾皙又問：「公西

乎	三	子	者	之	撰	子	曰	何	傷	乎	亦	各	言	其	志	也	曰
莫	春	者	春	服	既	成	冠	者	五	六	人	童	子	六	七	人	浴
乎	沂	風	乎	舞	雩	咏	而	歸	夫	子	喟	然	歎	曰	吾	與	點
也	三	子	者	出	曾	皙	後	曾	皙	曰	夫	三	子	者	之	言	何
如	子	曰	亦	各	言	其	志	也	已	矣	曰	夫	子	何	哂	由	也
曰	為	國	以	禮	其	言	不	讓	是	故	哂	之	唯	求	則	非	邦
也	與	安	見	方	六	七	十	如	五	六	十	而	非	邦	也	者	唯
赤	則	非	邦	也	與	宗	廟	會	同	非	諸	侯	而	何	赤	也	為

乎三子者之撰。『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莫（暮）春者，春服既成；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（gǔ），咏而歸。」夫子喟（wēi）然嘆曰：「吾與點也！」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！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『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』『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』『唯赤非邦也與？』『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為

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」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六章

顏淵篇第十二 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顏淵篇第十二之第二章① 仲弓問「仁」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；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在邦無怨，

論語 手抄錢要本

七〇

之小孰能爲之大

先進篇第十一之二十六章

顏淵篇第十二

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

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

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

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

第十二之第二章

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

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

去講的不是治理國家嗎？」孔子說：「宗廟祭祀和諸侯會盟，這不是諸侯的事又是什麼？像赤這樣的人如果祇能做一個小司禮官，那誰又能主持儀式呢？」

①顏淵向孔子請教仁之道。孔子說：「克制自己，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都合乎禮的要求，這就是仁。」

一旦這樣做了，天下人都會稱許你是位仁人君子。實踐仁德，完全在於自己，難道還在於別人嗎？」

顏淵說：「請問實踐仁之道的要領是什麼？」孔子說：「不合於禮的不要看，不合於禮的不要聽，不

合於禮的不要說，不合於禮的不要做。」顏淵說：「我雖愚魯，也一定會照您的這些話去做。」

【譯文】①仲弓（孔子的學生冉雍，字仲弓）向孔子請教仁之道。孔子說：「出門做事嚴肅謹慎，好像去接待貴賓，役使百姓謹慎盡責，好像要去參加重大的祭祀儀式，自己不願意要的，不要強加於別人；無論是在諸侯的朝堂上還是在卿大夫的封地裏，都盡量不要招致別人的怨恨。」仲弓說：「我雖然愚笨，也要照您的話去做。」②司馬牛（孔子的學生司馬耕，字子牛。其性格「多言而躁」，因此孔子針對他的特點將「仁」解釋為言語謹慎）請教怎樣做才是仁。孔子說：「仁者說話謹慎，想

好了再說。」司馬牛說：「說話謹慎，這就叫做仁了嗎？」孔子說：「一件事物，想做到井不容易，說話的時候能不謹慎嗎？」③司馬牛問怎樣的人才算是君子。孔子說：「君子不憂愁，不恐懼。」司馬牛說：「不憂愁，不恐懼，這樣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嗎？」孔子說：「君子做事，自己反省的時候不感到愧疚，那還有什麼憂愁和恐懼呢？」

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

篇第十之四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

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

之得無訥乎顏淵篇第十之五章司馬牛問

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

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篇

第十之四章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

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

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【顏淵篇十二之五章】① 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訥（nè）。」曰：

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」子曰：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【顏淵篇十二之五章】② 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君子不憂

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」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【顏淵篇十二之四章】③ 司馬牛憂曰：「人

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；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（語類第廿二之五章）① 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（しんじゆん），膚受之說（ふじゆ）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說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（語類第廿二之六章）② 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』曰：『去食；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』」

敬	而	無	失	與	人	恭	而	有	禮	四	海	之	內	皆	兄	弟	也
君	子	何	患	乎	無	兄	弟	也		顏	淵	第	十	二	章		
子	張	問	明	子	曰	浸	潤	之	譖	膚	受	之	說	不	行	焉	可
謂	明	也	已	矣	浸	潤	之	譖	膚	受	之	說	不	行	焉	可	謂
遠	也	已	矣		顏	淵	第	十	二	章			子	貢	問	政	子
曰	足	食	足	兵	民	信	之	矣	子	貢	曰	必	不	得	已	而	去
於	斯	三	者	何	先	曰	去	兵	子	貢	曰	必	不	得	已	而	去
於	斯	二	者	何	先	曰	去	食	自	古	皆	有	死	民	無	信	不

【譯文】① 子貢牛馬狗彘說：「我的兄弟們犯上作亂，最後都不得善終。」別人都有好兄弟，唯獨我沒有。子貢說：「我聽說過：『死生取決於命運，富貴聽之於上天。』君子祇要對待所做的事情最認真，不出差錯，待人接物態度恭謹，合乎於禮的規定，那麼，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。君子何愁自己没有兄弟呢？」② 子張問怎樣才算明智。孔子說：「點滴而來，日積月累的語言，充滿惡意的諂諂中傷和人身攻擊，在你那裏都行不通，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。暗中挑撥的埋語和直接的

諂諂，在你那裏都行不通，那你可以算是有遠見的了。」

【譯文】①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。孔子說：「糧食充足，軍備充足，老百姓信任統治者。」子貢說：「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，那麼在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呢？」孔子說：「去掉軍備。」子貢說：「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，那麼這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呢？」孔子說：「去掉糧食。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，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，那麼國家就不能存在了。」②棘子成（衛國的大夫）說：「君子祇要具有好的品質就行了，要那些表面的儀式干什么呢？」子貢說：「真遺憾，您這樣談論君子。（人說：

話不得不慎重，一言說出，駟馬難追。（造成的後果是很難挽回的。）文文說：本質，本質也像文，一樣：（二者同等重要。譬如）華美的虎皮豹皮，如果去掉了毛，與大虎、豹皮還有什麼區別呢？」③魯哀公問有若問語說：「遭了饑荒，國家用度困難，怎麼辦？」有若回答說：「為什麼不實行徹法，抵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？」哀公說：「現在抽十分之二，我還不夠，怎麼能抽十分之一呢？」有若說：「如果百姓的用度够，您怎麼會不夠呢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，您怎麼又會够呢？」

立顏淵篇第十

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。

何以文爲？子貢曰：惜乎！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

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，猶犬羊

之鞞。顏淵篇第十之八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

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對曰：盍徹乎？曰：二。吾猶不足，

如之何？其徹也。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

不足，君孰與足。顏淵篇第十之九章 子張問：崇德，辨

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，欲其生，惡之

立。【顏淵篇第十之七章】①棘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」子貢曰：「惜乎！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！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；虎豹之鞞（zhu），猶犬羊之鞞。」【顏淵篇第十之八章】②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！」曰：「二。吾猶不足；如之何其徹也？」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【顏淵篇第十之九章】③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

欲其死；既欲其生又欲其死，是惑也！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【顏淵第十三章第二十二章】①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【顏淵第十三章第二十二章】②子曰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！」【子路第十三章第二十二章】③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」【顏淵第十三章第二十二章】④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【顏淵第十三章第二十二章】

【譯文】①子強問怎樣提高道德修養水平和辨別是非的能力。孔子說：「以忠誠守信爲主，使自己的思想切合於道，這就是提高道德修養水平了。喜愛一個人的時候，就希望他長壽；而一旦與這個人的關係惡化、開始厭惡的時候，又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。」像這樣一個自己希望他長壽，一個兒又已不得他快樂死掉，」這就是這意。（正如《詩經·所采》）「這樣做對自己不會有任何好處，祇會使得別人感到莫名其妙。」②齊景公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。孔子說：「做君主的主要像君的樣子，做臣子

的要像臣的樣子，做父親的要像父親的樣子，做兒子的要像兒子的樣子。」齊景公說：「講得好呀！如果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父子不子，雖然有糧食，我能吃得上的嗎？」^③孔子說：「祇聽某一方的供詞就可以弄出許多判決案件，那麼大概祇有仲由能做到吧。」（因為他連人誠實無欺，別人也不願欺騙他。）^④子路說話沒有不算數的時候。^⑤孔子說：「善理訴訟案件的能力，我同一般人也是差不多，重要的是必須使糾紛根本不發生！」

【譯文】①子張問如何治理政事。孔子說：「居於官位不懈怠，執行君令要忠實。」②孔子說：

「君子廣泛地涉獵，學習文化知識，用禮儀約束自己的行為，這樣也就不至於離經叛道了。」③

孔子說：「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，而不助封為虐，成就其惡德，小人則與此相反。」④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，孔子回答說：「政就是正的意思。想本人帶頭走正路，那麼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？」⑤季康子因地方上常發生盜竊案件而發怒，問孔子怎麼辦。孔子回答說：「假如你自己不貪

之十

子曰博學於文

約之以禮

亦可以弗畔

矣夫

顏淵篇第十一之十五

子曰君子成人之美

不成人之惡

小人反是

顏淵篇第十一之十六

季康子問政

於孔子

孔子對曰政者正也

子帥以正孰敢

不正

顏淵篇第十一之十七

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

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

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

顏淵篇第十一之十八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

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

道何如

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

道何如

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

道何如

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

之十四章①子曰：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【顏淵篇第十一之十五章】②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。」【顏淵篇第十一之十六章】③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【顏淵篇第十一之十七章】④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【顏淵篇第十一之十八章】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，而民。」